



現階段日蘇關係的分析

張明養

時光易逝，一九三三年又將悄悄的過去了。在這一年中，無論是在東方或在西方，國際關係都倒處發展至非常緊張的程度，戰雲總是密罩着而毫無消散的趨勢，幸而大風暴還不會降臨下來。在西方，因法西斯蒂勢力在德國的抬頭，使歐洲的局勢日趨緊張化，而在東方則因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無限的侵略野心，已使整個世界對之側目而取敵對的態度。在遠東的緊張局勢中，以前對立最尖銳的當然是中日二國，但自塘沽協定簽字以後，中日親善的空氣已滿佈二國的邦交上，而日蘇的關係卻繼之日趨緊張起來，到現在差不多有成為爆發世界大衝突之前哨戰的形勢了。

日蘇關係之所以日趨銳化的原因，當然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不斷的向蘇聯進攻。日本為什麼要進攻蘇聯？這有好幾個原因：第一是由於日蘇二國制度上的不同與衝突。日本自近數年來國內軍閥的

93464 E. Sokolsky: Japan's Disputes with Russia Increase Tension
in the East,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2, 1933) 由此也可

見日本法西斯主義對於蘇聯的仇恨與恐懼，正不亞於西方的希特勒，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蘇聯乃是理所必至，勢所必然的。

日本進攻蘇聯的第二個原因是想藉此移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視線而挽救其國際的孤立地位。日本的吞併東北四省，進佔華北，在其他的帝國主義者看來，當然是不能容忍的，他們之所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吞併東省，進佔華北，爲的並不是要維持國際條約，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恰恰相反，他們爲的是看到日本獨吞肥肉，不讓他國利益分霑，有些眼紅。日內瓦的幾次分贓會議，終因日本態度的強硬而毫無結果，以致最後他們就不得不通過不承認滿洲傀儡國的議案，而日本也因此就一怒退出日內瓦。自此日本的國際地位即陷於非常孤立的情境中，在這樣情形下，日本祇有二條路可走，第一是極力設法同中國妥協，解決糾紛，使其他帝國主義者無所藉口；其次是爆發出一個反蘇聯的戰爭，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因反蘇聯的共同戰線關係而移轉其仇恨日本的視線，使日本現在所處的孤立地位早日終止，並藉此發揮其國內法西斯蒂之好戰的精神，不啻一舉兩得，雖然日本的進攻蘇聯能否造成反蘇聯的共同戰線而將其從國際的孤立地位中拯救出來，還是個疑問，但日本之想進攻蘇聯的局勢卻已達成了。

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存心要引起反蘇聯的戰爭，所以無時無刻不向蘇聯採取挑戰的態度，一方面促使其傀儡逮捕中東路的無辜俄員，以圖攫取中東路的管理全權，一方面則屯厚兵於北滿，飛機礮艦時

時闖入蘇聯國境以期挑起戰爭。但蘇聯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這種挑戰舉動倒底採取怎樣的政策呢？這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蘇聯在勵行五年計劃之時，她對外是以和平政策爲標榜的，對日本的態度自然也以和平政策爲基礎，在日本侵佔東省之際，蘇聯對日本的政策一方面是取中立的態度，一方面是想同日本締訂不侵犯條約。沙克爾斯基在上面所舉一文中，^指曾指出蘇聯在中日糾紛中之所以採取中立的態度，是想以此免避日本進攻的藉口，在這一方面，蘇聯政府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蘇聯雖不曾承認滿洲國，但不反對其在事實上繼承中東路的權利，她雖允許抗日軍隊退至蘇聯境內，但仍准許滿洲國在西比利亞設立領事館，一方面蘇聯雖不協助李頓調查團，加入國聯顧問委員會，但同時則與中國恢復久斷的邦交。在過去二年中，中日衝突雖貼近蘇聯邊境發生，但蘇聯在這方面的政策是非常顯明的，即日本帝國主義者如不侵入蘇聯領土，蘇聯政府是不欲干涉東省事件而捲入漩渦的。蘇聯政府一方面在中日衝突中，維持這種中立的態度，一方面則更進一步而謀與日本締訂不侵略條約，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侵佔東省時就以進攻蘇聯爲其任務之一的，當然不願締訂不侵

蘇聯之所以對日本採取和平的政策，是因為她完全以現實的態

蘇聯之採取和平政策，步步退讓，態度是更強硬了。

度來觀察日蘇關係。假如蘇聯想堅持保護其在滿洲的利益，那非與日本發生衝突不可，而這卻是蘇聯所不願意的。第一，從軍事方面說，那時

三

蘇聯在遠東的邊防還沒有堅固的建築，其大部的軍力都集中在西境，西比利亞的單軌鐵道也不全然適於軍事運輸，蘇聯且沒有強大的海軍以防守沿海省，而日本則一方面固早已充分準備對蘇聯進攻，一方而她的鐵路網密緻，運輸非常便利，在這樣形勢下，蘇聯要想佔優勢的地位是很困難的。其次是由政治經濟的原因，當時蘇聯的五年計畫正在勵行中，重工業的發展還未達到預期的程度，而與西歐諸國的關係，則更使蘇聯政府不敢對日取強硬的態度，波蘭法國到去年方始同蘇聯締訂不侵犯條約，此時如與日本發生衝突，蘇聯的西境就立刻有受人襲擊的危險。因此蘇聯最初的對日態度是只好採取讓步的政策了。

蘇聯這種政策之表現於事實者，其最著的是中東路出售的提議。中東路本是蘇聯對華的最大投資，據里滿博士(Dr. C. F. Remer)的統計，蘇聯在華投資總額為五三二、五五〇〇〇金盧布，其中四一〇、三〇〇〇〇金盧布則投於中東路。但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時無刻不想攫取中東路以為已有，因之遂在日蘇關係上造成嚴重的衝突，蘇聯因為採取和平的讓步政策，於是就提議出售中東路，索價二萬六千萬金盧布，但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想毫不費錢地攫取這一條鐵路的，所以賣買談判雖舉行多次，而終無絲毫結果，日本政府因見

但是蘇聯政府之對日採取和平的讓步政策，祇是一種暫時的策略，而不是永久如此的，所以到了十月以後，蘇聯對日的態度就突然轉強，不復是像以前樣的讓步了。這種強硬態度之表現於事實者，最重要的是有二點：一是十月九日所謂「菱刈怪文件」的發表，一是十一月七日革命紀念節中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託夫之露骨的反日演說。

自從中東路的買賣會議在東京開始以後，日本非但毫無談判的誠意，而且還從中破壞，任意拘捕路局俄員，陰謀以武力奪取中東路，層壓迫蘇聯，使其屈服，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終於為蘇聯揭破了，這就是十月九日所謂「菱刈怪文件」的發表，當時所發表的文件共計四種，三種為日本駐「滿」大使菱刈致日外務省之報告，一種為日本駐哈爾濱領事森島呈送駐「滿」大使的報告，此項報告之內容都為如何攫取中東路之計畫及會議的經過情形。從這祕密文件發表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奪取中東路陰謀是完全被揭破了，蘇聯此舉當然是予日本政府的國際道德以嚴重的打擊，使在各國間發生不良的印象，假如這些所謂怪文件真是假造的，那日本一定要向蘇聯嚴重交涉而不肯輕易放過，可是事實上日本祇在表面上否認，並不極力注重此事，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眼光看來，現在已不是競爭表面上的勝負之時，而

93466 是決勝於疆場的時候了。但蘇聯的發表此項文件不啻是對日本帝國主義之精神上的進攻，是蘇聯對日態度轉強的重大象徵。

在「怪文件」發表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雖然已被揭破，可是其對蘇聯的進攻卻仍繼續不已。到了十一月三日，甚至有日本的飛機九隻任意闖入俄境。蘇聯對於日本的進攻，於十一月七日的革命紀念會中由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託夫給以一個嚴重的警告，謂蘇聯完全準備日本突然進攻之可能性，萬一發生此項攻擊，則紅軍之唯一責任，祇有迅速前進，完全摧毀敵人而收全勝。日本若干政府中人及新聞紙，對蘇聯遠東數省之進攻計畫，業已公然討論，猶憶若干日本軍事領袖曾謂不宣而戰較宣戰爲優，吾輩當準備突然襲擊云。莫洛託夫的這種露骨的警告日本的演說，當然是予日本以重大的刺激，可是日本政府雖感覺到憤怒，但仍強作鎮靜，說莫氏的演說完全是對內的作用，蓋日本此時祇專事於戰爭的積極的預備，不願與蘇聯空言辯論了。

蘇聯態度之所以轉強，當然是有種種的原因的。第一是蘇聯西境的安全已有堅固的保障，我們都知道蘇聯邊境之最易受人攻擊的是在西方，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都是反蘇聯的先鋒隊，所以蘇聯在這方面的防衛也較他處爲鞏固。去但自年年底以後，蘇聯已先與波蘭法國訂立不侵犯條約，到了今年世界經濟會議中，蘇聯更與其西歐邊鄰諸國，如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及立陶宛諸國相繼訂立不侵犯條約，其與法國的友誼因數次的交互訪問而更增厚，自

此蘇聯的西方邊境已無被攻擊之憂，可以用其全力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進攻，所以態度是轉強了。第二是蘇聯遠東的邊防在過去一年中已經有堅固的建築，不像九一八事件發生時那樣的沒有防備，對於日本的進攻是可以不必顧忌，因之態度也就強硬起來了。

再後，尤使蘇聯對日態度之能轉爲強硬的，是美蘇復交機運的成熟與蘇聯國際地位的日趨增高。十一月十六日美國的宣布承認蘇聯是日本帝國主義侵吞中國，破壞太平洋上均勢後所早已醞釀着的這種邦交的恢復本是尋常的事情，但在遠東的緊張形勢下，美國的承認蘇聯在共同對日的意義上是非常重大的。而蘇聯自此以後之國際的地位的步步增高（如最近慕索里尼之邀請李維諾夫赴意，商談國際的重要問題），尤可使其對日態度更形強硬起來。

在最近幾個月中蘇聯態度的日趨強硬以後，日本的態度卻反轉弱下去，但其實是不然的。日本現在正積極準備其武裝衝突的必要條件，尤其是在調整對華的關係，以便安心或共同進攻蘇聯。但日蘇戰爭真將發生嗎？這問題我們自不敢貿然的斷定，不過日本如爲其法西斯蒂的瘋狂的心理所鼓動，不顧蘇聯國際地位的增高與軍備的強大而貿然進攻蘇聯，那戰爭是必然會發生的，因爲蘇聯雖不會向日本挑釁，可是對於日本的進攻，卻是準備着迎擊的。遠東以至世界戰爭的爆發，與否，是全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態度而決定的。